

從小的時候，以為先父沒學問，寫別字。有些羞恥，也無可奈何，多少感覺是憾事，或不能以為傲誇。其實這類傳說，是從同輩年齡稍長的人聽來。

後來在家中發現，有一張弓和古劍。想是他早年文不成，武不就，所以沒有“功名”。

長大些的時候，在存書的櫥裏面，看到一個精美的木匣，上面刻着佩文韻府，看不懂。那裏還有個小銅牌，上面刻着“同文館”——當然不值錢，只是不知作啥用。

也許一二年後，長大些，識字多些了。在舊時的小廳房裏，看見竹刻對聯——

有容乃大，隨遇而安。

中間是“蝸廬”。清楚記得字塗綠色，字體很美。

又過了好些年。成年後，知道那聯語並不是傳統的寫法：“有容乃大，無慾則剛”。或許有人見了，以為是學問不夠的表現。那也有可能。不過，或出於祖父之手。

無論如何，配上“蝸廬”兩字，就頗適合了，或許該算巧思。顯示房子不大，也過得去，就感覺滿足了。先父號“康甫”，也可附合。“康”意思是有餘裕。

說來似乎偶合，三十多年之後，有人送我一盒手帕，一角綉個“康”字。共六條。並非故意，有一條還在。

再說我繼續發現。有一疊詩牋，字很工整，沒落款用印，也未注年日。現在還記得其中一方——

楚飲花前百事無 腰間惟繫一胡盧
 已傾潘郎錯煮水 更覓君家為甚酥
 人皆養子望聰明 我被聰明誤一生
 但願孩兒愚且魯 無災無難到公卿
 (記得“災”字寫作“宀”首)

如果是家父手筆，該是晚年得子，取蘇東坡詩紀事。又一次搜得一印，是很別致的套印，似是銅合金質地，多面，陰文，記得其一為“熱腸冷面，傲骨平心”。不論是否出於自創，即使不太理解，也感受其高雅。

我唯一記得清楚的事，是被沸水燙到腿，當時上下亂成一團。急忙敷上外地來的成藥“如意油”；恢復得快，連傷疤都沒留下。據說，還是怪父親愛兒子，要孩子客前逞能，捧水沏茶失手所致。

家在北方僻遠鄉村，倒收集有些骨董，可數的有沉香筆斗，有相當好的雕花刻字的象牙箸，我就用過；團扇，書畫摺扇。還有少不了文房四寶，和不少各類書籍，在文

學之外，及於醫藥，只記得本草，湯頭歌訣；能背誦的不過一二個。還有泰西史攬要等新思想，涉及洋務的書，當時看不懂，也沒有興趣。

倒是家中的古典絲綢衣服，在物資匱乏的年代，可以改裁製作新衣，還算實際；但穿在身上，惟感不合時宜，並不以為傲。

後來經過兵燹，日本皇軍掃蕩，放了一把火，把一排廂房給燒了。一同燒掉的，有一棵蘋果樹，和兩棵棗樹。當時，我已經八歲了。在牆上寫了抗日標語：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”。是隔壁的堂兄先看見，把我責罵一頓，可能洗刷沒徹底，有點兒關係。果真如此，“士直言賈禍”，孩子也如此。這些沉澱的記憶，鮮有浮現。

幼年失去父親，所記得的事情不多。多年後，想來總確知有父親，而且越想越覺得，從所有的證驗，父親不應該是無知；倒是那些判斷的人，可能是他們理解有問題。

現在想到，應該如何相信。我們天上的父神，的確存在；祂在宇宙間留下許多手印和足跡。若有誰不信有神，聖經不加奉承的話：“愚頑人心裏說：沒有神。”（詩一四：1）

詩人又如此說：“諸天述說神的榮耀，穹蒼傳揚祂的手段。”（一九：1）科學家才知道，宇宙不僅是浩大無比的工程，而且是建造至為精密的藝術。

若有誰說，天父不夠聰明，總是說的人缺乏理由。從細微到巨大，圍繞我們的這許多的證據，有些看不見，也絕不可能是偶然的事。

想來似乎不可思議，為何所有的文化中，都很早就注意到天文學，從前叫觀天象。現在科學發展，才知道那些星宿，運行得那麼準確；而且距離我們遙遠，有若干“光年”，說來荒唐，如果其在幾年前消失了，我們並不會發現，因為還看見他們繼續發光！

我們普遍呼吸的空氣，看不見，卻不能沒有它，而且還得預先調配得合宜！

在許多年前，有個聰明的知識分子就說過——

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
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着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（羅一：20）

創造宇宙萬有的神，同我們又有何關係呢？既然不承認有神，也就無法愛神愛人。所有的罪惡，都是由這裏開始。因此，聖經說：“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”（來九：27）惟有神的兒子基督耶穌降世，代替我們

的罪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為我們成就救贖；而且祂在死後第三天又復活了。所有信祂的人，都被神算為無罪，蒙神赦免，而作神的兒女，得承受永生。聖經說—

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；在我們得救的人，卻為神的大能。(林前一:18)

十字架的道路，是神的兒子替我們罪人死，叫我們不必靠自己的功德，而惟獨仰望，信祂。

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(約三:16)

這是神奇妙的救法，也是唯一的救法。現在你就可以接受祂，相信祂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